

关于桥的事

路明

球就够了。

桥头曾有一座小小的庙，元大德六年（1302年）始建，明天顺四年（1460年）重修，歇山式屋顶，飞檐斗拱，内供泥塑的龙王爷，乡下人唤作龙王庙。老人们津津乐于一个传说：小镇曾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汾水龙王七太子私自降雨，却因触犯天规被斩为七段。从前小镇的舞龙叫“断龙”，由七截龙身组成，纪念那位倒霉的龙王七太子。夏驾河流经龙王庙，汇入吴淞江。吴淞江蜿蜒东去，流入上海后，换了个更响亮的名字——苏州河。

奶奶扔下的皮球，几时能到外白渡桥？

在我读初中时，桥拆了。拆桥是为了走船——桥洞太低，大船开不过去，走船是为了运水泥和黄沙，运水泥和黄沙是为了修路，修路是为了致富。那时人们憋足了劲要致富，谁阻碍了致富，谁就是罪人。拆桥花了整整一个月。潜水员分批沉入水底，拔掉打入淤泥的木桩，然后安放炸药。东边两百米处，新建了一座水泥大桥。

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捣蛋劲也没了。原本胡天野地的熊孩子，渐渐长成拘谨内向的少年，像昆曲里不中用的书生。大人很欣慰，夸我懂事了。只有奶奶忧心忡忡，她说，这孩子的胆丢去了。

我站在河边，河水粘稠，漂浮着垃圾和水草。没有船。路修好了，也就不需要船了。

那座桥，清代的桥，满月的桥，永远地消失了。

我向河岸望去，过去生长稻米和油菜的田野，如今长出了连绵的高楼。如果对比二十年前后的照片，你会发现，对岸升起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星球。这里是小镇的拆迁房集中地，失去土地的农民陆续搬到这里。前年大涨一波后，此地房价破万。开发商欢天喜地盖楼，农民欢天喜地拆迁——种地能赚几个钱？

不仅是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农家子弟或是读书，或是打工，以各种方式离开土地。几代农民的梦想，是当个街上人。

对土地来说，一代人死去，像收割一茬庄稼一样自然。人类的改朝换代，自命天翻地覆，在土地面前不值一提。土地只记得两件事：几万年前，这里长出野草；几千年前，这里长出庄稼。这是江南最好的水田，生长《红楼梦》里的“绿畦香稻粳米”。今天，这里生长产值和效益。

我常常想起那座桥。当我想起桥的时候，后来的时间就消失了。像做梦一样，如果你在梦里是个小学生，就不会记得小学以后的事情。所谓人生若梦，大概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过，只是我们想不起结局。

后来我知道，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了夏驾河边。

龙王庙毁于四十年前。奶奶对着庙的位置，点起两支半斤重的香烛，献上猪头和米糕。奶奶虔诚地跪倒，祈求龙王爷开恩，找回她孙子的胆子。

有一种饮料，闻起来比真正喝下去还要香的，就叫咖啡。难怪我有朋友叫了咖啡，一口也不喝，说为了闻香而来。

有人说这味的感觉竟比不上嗅的感觉，简直就是灵感和意象的象征。文学圈也流行一种说法：“诗人没有咖啡写不出好诗。”

文人最爱的咖啡广告，是为一个著名诗人写的——维也纳诗人彼得·阿腾博格：“当阿腾博格不在咖啡馆，那他必定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后来就有人延伸为“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

说得诗人彼得·阿腾博格仿佛是天天、日夜、时刻无咖啡和非去咖啡馆不欢一样。但倘若你读过他的《咖啡馆的诗歌》，肯定相信他对咖啡馆情深似海——

你忧心忡忡，这也不顺心，那也不如意，就去咖啡馆吧！

如果她不能履约前来，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去咖啡馆吧！

你的靴子穿坏了没钱买新的，去咖啡馆吧！

生活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去咖啡馆吧！

你一身俭朴，从不讲究自己，去咖啡馆吧！

你身为小公务员，却妄想成为一个医生，去咖啡馆吧！

你找不到理想中的女朋友，去咖啡馆吧！

你嫉恨和蔑视所有的人，却又离不开他们，去咖啡馆吧！

失去了对所有人的信任，去咖啡馆吧！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去咖啡馆吧。

在彼得·阿腾博格笔下万事淡定可爱的维也纳咖啡馆，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欧洲两大著名的咖啡馆文化是在维也纳和巴黎左岸的拉丁区。在维也纳老城区国家歌剧院附近有家沙榭尔咖啡馆，作家斯

喝的不叫咖啡，叫感情

朵拉

沉迷台湾书籍的中学时代便听过“明星咖啡馆”之名。明星咖啡馆有无数成就电影明星没加注意，倒是成就了不少艺术家。作家柏杨、罗门、管管、三毛等都是当年的常客。创办《现代文学》的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定期在这咖啡馆开会研讨如何办好刊物，后来陈映真、黄春明、七等生的《文学季刊》也把这儿当流动编辑部。“云门舞集”的创办人原是作家林怀民，年轻时在这里写文章，曾经发表我的文章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季季也是在明星边喝咖啡边写作。

明星咖啡馆出名的不只是咖啡、蛋糕和云集的艺术家，诗人周梦蝶本来是流浪式到处摆摊，一回到明星骑楼摆书摊，“（明星咖啡的）简太太看到我，拿了块蛋糕请我吃，对我非常友善！”一块蛋糕叫爱吃甜的诗人从此定点开档，在骑楼下的书摊摆了21年。一次我去的时候，诗人不在，后来再去，诗人走了。本来想至少买几本书，就算看不懂诗，也可以闻闻书页上我喜欢的咖啡香味。

后来才知道这咖啡馆是“台湾现代文学的摇篮”。有篇文章说陈若曦曾经提起：“那时黄春明刚从乡下进城，穷得很，一杯15元台币的咖啡，从早泡到晚，他短篇小说《锣》和《儿子的大玩偶》都在这儿完稿。”

更早之前读香港作家的文章，说是在咖啡馆写报刊的专栏。特殊的文学环境造成香港曾经是专栏超级发达地区，许多作家靠专栏为生，一个人同时写三个专栏似乎得心应手。全球人都晓得香港房价之昂，小小的公寓一般普通市民亦难以承担，住处的狭窄迫仄，逼使作家到咖啡馆寻找喘息空间。看着羡慕得很，有时家里相处不愉快，便起心动念，幻想要到咖啡馆去写作。

后来到香港观光，看见香港咖啡馆的面貌，大吃一惊作家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创作。桌椅排得紧密，转身也嫌困难，狭窄的程度叫人走进去便想赶快减肥吧。又总有人在等待空座，你一喝完，侍者分秒必争地借机过来擦桌子收杯盘，提醒你快走为好，连喝杯咖啡都闲情不足，怎么静心作文？刻苦耐劳的香港作家为文学付出的精神，我们要行礼致敬。

香港人的喝咖啡习惯和槟城人相似。都爱叫一杯咖啡配烤面包。咖啡和面包的搭配非常永恒，一如维也纳和巴黎的咖啡配蛋糕。咖啡香味浓郁的维也纳，当地人分析他们的咖啡馆情怀：“去咖啡馆的人就是那些喜爱寂寞又不愿孤独的人，想要独自呆着，却又希望周围有不相干的人陪伴。”在人群中寻找静谧这种事在也是满城咖啡香的槟城似乎并不可能。走在槟岛老城区，每条路上都有咖啡馆。槟城人本来就爱喝咖啡，再加上当年英国人留下他们的下午茶习惯。南洋人爱咖啡多过西洋红茶，每天下午呼朋唤友说“去下午茶啦”，大家叫来的却都是咖啡。

为了辨别，我们叫南洋咖啡老咖啡。爱老咖啡的却不全是老人。老人喝的已经不叫咖啡，叫感情。槟岛老街有间老店叫广泰来，出名美味的咖啡之外，当年槟城首富骆文秀每天都要来这里喝一杯的逸事也成诱人的广告。我路过三次，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车子经过看进去，都是老人，而且是老男人。后来再打听，原来这咖啡店号称老男人俱乐部。我的幸运是第四次路过时，望进店里，有个女人坐在无数个男人中间，赶紧到前边泊车，和同车的年轻小友走过去，成为店里的第二和第三个女性。谁知以后再来，发现女顾客其实多得是。

老店还有华文英文报纸和杂志，有空的人可以边喝边看闲书。播放的歌曲以英文老歌为主，后来才晓得受英文教育的老板爱老歌。

自从槟城申遗成功，外国人纷纷来收购老屋，许多租老屋开店的老板感叹，要是店租继续高涨，生意可能做不下去。好多朋友都开始相互提醒：“要喝老咖啡，请快点来。”

朋友告诉我，某一天她去喝咖啡吃烤面包，老板只收烤面包的钱。原来有个长期光顾的老顾客生日，为庆祝自己的诞辰，她替当天所有到来的咖啡爱好者埋单。

——到底老顾客爱的是咖啡的香味还是咖啡馆的气息呢？分不清。我们知道的是，咖啡香味氤氲的老店弥漫许多传奇故事，这也不过是其中一桩罢了。

传奇的还有只闻香不喝咖啡的朋友，他说咖啡像爱情，有的爱情，遥遥远观就好，不一定要真正拥有。

三识杨凤一

郝蕴慈

2006年七夕，亚洲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在北京世纪星冰上运动中心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因一票未能求得而在家中闷闷不乐。百无聊赖中，信手打开CCTV8，竟然是《西游记》。但见，三位姝丽，桃李年华，个个佳冶窈窕，袅袅霓裳羽衣。尤其是居中那位，每逐步款行，犹弱柳扶风。眇觑之，有似洛水宓妃，翩若惊鸿，恰如广寒姮娥，婉若游龙；审注之，则蛾眉横翠，粉面生春，怎一个闭月羞花了得？至此，看官想必已经了然，这里说的正是那西牛贺洲莫家的二小姐爱爱——初识杨凤一。

2007年冬至，为纪念北方昆曲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百花公主”在长安大戏院闪亮登场。当时，母校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正在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周，故我有幸得了两张此次演出的赠票。那时，孤陋寡闻的我还以为这是一家河北或内蒙的剧院，若非被我谑称为“百戏迷”的姥姥（记得她曾经看过一出叫《雪兰玉》的闻所未闻的陆剧）的起劲撺掇，我这个戏盲当晚差点就不去了。多险呀！果若未去，也许我就要和昆曲不交一臂而失之，岂不哀哉？可不惧哉？可以说，这个籍籍无名的“百戏迷”竟然促成了我与赫赫有名的“百戏祖”在那个“一阳生”之日的偶然结缘，且自此对雅部的了解与认知真正正地是“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当晚的演出绝对精彩。“百花公主”出场一段“喜迁莺”，曲调昂扬高亢，吐字明快浏亮，一位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跃然台上。这位提马举鞭、顶盔贯甲、穿蟒扎靠的少帅一亮相，就以其如虹的气势给人以强烈的威武、稳健之感。身段于婀娜中蕴蓄着丝丝刚健，翎子于摇曳中抖撒出阵阵杀气，眼神于犀利中流露出脉脉柔情，而整个唱段又将北曲的劲切雄丽呈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行腔、造型、装饰浑然一体，融和到了极致。好看！好听！

百花亭赠别之夜，星月当中，梅花似雪，一声“相逢好”，一对痴情男女翩跹起舞，舞姿淋漓酣畅、低昂顿挫。两股青锋，眨眨霍霍，时而如胶似漆，缠绵悱恻，时而若即若离，游移缥缈。又叫人想见太极推手，拥

掙挤按，上下相随，引进落空，不丢不顶，进退顾盼，连连绵绵。一出剑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章法浑成，情思联属，疾徐互节，不蔓不枝，让人顿生“大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之叹。

沙场鏖战一出则呈现了一个刀马旦演员的不凡功力。和普通武旦不同的是，“百花公主”是梁红玉、穆桂英式的将帅，所以功架是重中之重，而演员扎实的“做”、“打”功夫最终成就了充满强烈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舞蹈之美。首先让人叹服的是，一个柔弱女子，竟有如此高超的“把子功”，两次打斗过程中，真是肃穆中见威武，威武中见刚猛，刚猛中见迅疾，迅疾中又见稳健，要知道，女主角此时已年过不惑；其次叫人称奇的是，沙场夜空那时时闪现的流光夺目，行话谈，“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在杀声四起、冲锋陷阵之际，女主角的每一个亮相都伴以灼灼的眼神，让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振奋，当时我被震慑得竟忘了跟着观众叫好。

多年之后，长安大戏院“百花公主”之夜的记忆始终定格在战前“太师引”背景之上的战后“朝元歌”——月黑天高，一缕女中音犹离魂暗度，气息深沉、舒缓，曲调凄清、婉转，在一管苏笛的伴奏中，余音袅袅，绕梁十年——再识杨凤一。

2017年冬至，京南三朝皇家苑囿南苑之西北角门处，在一座类似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巨型厂房的庞然大物内，几经天梯铁栈的相互勾连，我终于爬上了北方昆曲剧院的临时办公区。回眸下视，套用太白的话说，真可谓：铁梯何盘盘，百步九折凌空转。正自品味这置身玉宇琼楼、似欲乘风归去的如仙之感时，突然间，一声吹断横笛，我如梦初醒，原来是深可骇目的“谷底”的排练场上飘起了一缕“粉蝶儿”。

落座于院长办公室后，面对自己的偶像，我这个粉丝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之感，因为一切都是那么静美：风雅的气质，淡雅的妆容，素雅服饰的翩跹的举止，柔婉的吐词。那两个多小时里，我一直在静静地聆听她水磨腔般细致、婉转地述说着陶然亭畔即将拔地而起的三大现代化昆剧场和一座昆曲博物馆等北昆的美好未来——三识杨凤一。



国色（国画）马小娟

中午的树是平庸的

詹丽

中午的树是平庸的，如果你有过早晨和傍晚从我的办公室望出去的话。

有太阳的早晨，我来办公室，坐定后，都要静静地看一看窗外的树。我就坐在窗边，窗子给我的感觉，它其实是一个暗示，暗示我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窗在二楼，朝东北，窗下是一个小山洼，长着许多树。悬铃木、槐树、野樱桃、桃树、银杏。树下面是我们单位的水井。在山里，水井一般都挖在有泉眼的地方，所以，这块儿洼地土地潮湿，草木繁盛。山洼上面，也就是窗对面，是一列山岭，岭上也生着许多树，还有从树的腰身下望过去的远山，以及远山上树林里西洋别墅的红瓦尖顶。我所教书的山区小学，在一个避暑胜地的山顶，一个类似庐山的上世纪初传教士开发的老牌风景区。

太阳从窗斜对面远处的山梁上照过来，初夏，穿过山岭上的树林。有雾或者轻雾的早晨，阳光是一束一束的，立体有质感的样子，斜斜架在树身上，让人想起从教堂高高窗户上掉下的阳光。山洼的树，一半儿站在幽深里，一半儿站在阳光里。山岭上的树，站得比房子还高，它们站得很样子，似乎是俗话里想攀高枝儿的模样。它们在攀一个尘世看不见的高度。一棵树就如一个人不断丰富完善的人生。不断按自己的天性和意愿伸展开放，把自己的绿流进叶，把自己的香流进花，把自己的甜流进果实。冬天，大树落光了叶子，阳光，让它们每一根枝条都清晰可见，让它们活得对自己一目了然，知根知底。也让我们看清它的恣肆和奔放。

被朝阳照亮的树枝树梢，我总觉得它们笼罩着薄薄的欣喜，这种淡淡的喜悦在树林里到处飞。它们每一根枝条都优美到无懈可击，自然的也许就是最完美的。望着这些树，我总是很感动，这感动很朴素，很诚恳。静静地坐一会儿，望着阳光中的树，美到了某种极致，便让人忘我。我想这些树枝都长着最敏感的神经，它们总是最先把触角伸出时空，伸出鸟翅以外的天蓝，伸出人的幻想，在枝头虚拟繁华出一个春天。

只有早晨的阳光能让一棵树处于两个世界，两种色彩，两种心情和姿态。站在山洼里的树，阳光还没有漫下它的腰，它下半身儿迟重的身体，也带着薄薄的慵懒，薄薄的涩。只有早晨的阳光才是年轻诗人，下半身是个老人。如同人格分离，如同某人站在人群里举着火焰，如同那走在街上发梢发亮的人。

总是冬天，我下午放学的这个点儿，夕阳总在西边那一堆悬铃木后面，携带山顶上的晚霞，不管不顾地红透半

边天。放学后，我喜欢在办公室呆一会，写写文字，听听音乐，静一静。然后，每次收拾完，一拉开门，夕阳汹涌的红，裹挟一副美得让人发呆的画卷，几乎把门撞倒。每到这时，我总是在走廊上这头儿走到那头儿，那头儿走到这头儿，想把所有的朋友天南海北鸟雀般唤来，和我一起分享，欢呼。可，最终，只有我一人站在这山里，水一样火一样的黄昏里，倚着门，或者扶着楼栏，不住地深呼吸，或者急得直叹息，总觉自己一人消受不起，多浪费啊，多奢侈啊。

我在山里住了许多年。冬天，晴朗的傍晚，空气寒冷清新，下午放学以后半小时左右，二楼办公室门前，我经常面朝西站楼栏前，一个人的寂静的校园，落日总是让我感动，忘情。从我所站的这个位子望过去，那一堆高大的悬铃木，在校园西边那一排平房后面不远处。逆着光，平房以及房前的院子，都是幽暗的，仿佛为身后那堆夕阳中燃烧的树做铺垫。幽暗的院子，逆光中剪影般的平房，窗户亮着朦胧的灯光，鱼鳞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